



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刘向

18 谈官论道



◆书名:《李二歪从政记》
◆作者:老酒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周六吃过早饭,思凤商量二歪去趟北方摩城,二歪满口应承。思凤说:“这回咋不要驴了?”二歪说:“男人就是不开窍,也包括我在内,对陪女人逛街问题,我认真做了思考,有所醒悟,可以说好处多多:可以了解其回头率的同期比,从而消除不必要的疑虑;锻炼了体能,逛一趟街比跑马拉松还消耗大,有一碗红烧肉的能量;还是难得的社会调查,比如买一件衣服,就能对同类所有款式做到了解;特别对我来说,是体验生活、捕捉灵感、积累素材的最佳途径。”

思凤笑了说:“几天没留神,竟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儿。你知不知道过去逛街你是啥样,就像被判了十年徒刑似的。行了,这回一笔勾销。”十有八九的女人,进商场如男人进了赌场,一发不可收拾。思凤也不例外,进了北方摩城,精神抖擞如运动健儿。起初,二歪还一副悠闲样儿,楼上楼下几个来回,就有点受不了了。思凤见老公发蔫,表示了理解,想这啥事儿都有个过程,转得太快并不见得不好。便说,咱各走各的,你上哪儿我不管,但下午三点务必家去,给我带点猪肉和芹菜,晚上包饺子。二歪听了,立马精神起来说:“媳妇会理解人了,就去趟莘莘书城,交待的任务保证完成。”又向老婆敬礼。

虽已入秋,但“秋老虎”余威不减,此时太阳升高,热浪直扑脸颊,行人都挤在背阴处,二歪无心计较,迎着太阳,顶着热浪,朝莘莘书城方向疾步。没走多远,一辆黑色红旗车紧贴身边停了。二歪转头一看,是老王开着局里接待车,并示意他上车坐。二歪拉开前车门,见后面还坐一青春女孩儿,于是推辞说,你办你事儿,我几步到了。老王立马下车,不容分说,将二歪硬摁到副驾驶座上。把车开动了,老王才说:“要到车站接国家委的一处长,正好外甥女小芬到我家串门,正好要去莘莘书城,就让她搭了一段,没想到见到你了。”二歪回头瞧那小芬,见女孩长得眉目清秀,白皙面庞上有些淡淡雀斑,一副聪明智慧的样子。老王说,这孩子从小就迷上福尔摩斯,爱看侦破推理小说,同学都叫她“小福尔摩斯”。说着就叫小芬叫“李叔”。二歪说:“听口音可是挺亲切的。”老王说:“就在离省城六十公里的S县。”二歪说:“那我们还是老乡呢。”小芬只是浅浅一笑。老王说:“这孩子性格有点内向,不爱吱声,现在一家什么度假山庄当服务员,没干几天,老板就经营不下去了,员工们都放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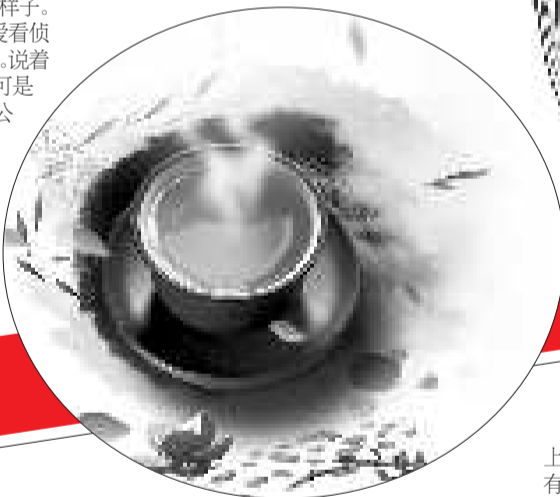
二歪多时没到书城,因此,有种

如隔三秋的感觉。在当代文学畅销书架前,二歪抽出新出版的《太阳雪》,发现场景语言与S省密切相关,于是想找一地方细读几页。寻摸一圈儿,见女厕边还有点空儿,于是,垫了两片纸巾就地而坐。书没看两页,发现前面一男子背影,甚熟。于是将脚从鞋里褪掉,伸出挑畔。前面男子板着脸扭头来看,两人对视而笑。

那人是田造文。过了一通嘴瘾,二人开说正题。

田造文说,休息日陪着弟妹才对。二歪说:“不是没陪,是人家看出咱的痛苦,给了宽松政策,就各自方便了。”见田造文手拿《厚黑学》,二歪问:“老兄做得够好了,还要潜心修炼?”田造文拍着手书说:“单靠读书就行?错了。张作霖一天书没念,照样是东北王,伪满洲国大臣有学问,还不得听张作霖的。我一小学同学当年念课文不成句,现在当了厅长;中学时,一有名的逃学鬼,现在是全国著名企业家,你上哪说理去?别把读书估计过高,以为书里真有黄金屋,颜如玉呢?”二歪合上《太阳雪》说:“你这观点,我不赞成。也说这东北王,如果他念了书,留过学,加上他的胆略、气魄、笼络人心的能耐,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历史可能要改写了。再说你,今天可以有多种选择,陪孩子学习,在家听音乐,去古董市场淘宝,看望父母,同朋友聚会,创作一篇文章,会约友钓鱼,在家忙家务,但都没,而是把机会成本投到书城看书买书,而且守在女厕边,受女性白眼,冒着被驱逐的危险,这是为什么?”

这番话并没说服田造文,他说:“你我读的都是文科,导师说过,研究学问要举例说明,且要‘举例不下十’,你说的例子起码到目前无说服力。就说官场学问,靠读书是学不来的。你听说哪个省长市长县长其才能是读书读的?我倒觉得适合当官的人,要有先天素质,就像画画、唱歌一样,先天就要是那块料:会溜、会爬、会装、会整景、会演戏。先天有‘残疾’的,或是‘营养’不足的,或是属犟眼子那类的,别人官场,要是误人,自己折腾不明白,还要被那些政客、官痞涮荡。”二歪说:“我承认对官场缺乏研究。不过,你说得有点太绝对,官场不是一池清水,也不像你说的那么浑浊。”田造文说:“也别打嘴仗,咱举例说明,我说个版本,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无道理。”于是,田造文把最新流传的《不宜当官十种人》讲给二歪。



7 奠定孩子自信的基石

父母真的是孩子自信的上帝,父母可以创造,更可以摧毁孩子的自信。可怕的是,摧毁或是破坏常常是在不经意、无意识间造成的。在正常的亲子关系中,父母并不十分在意培养孩子的自信,他们并没有打击孩子自信的动机与意图。却往往在无意间造成伤害,这常令人人为之惋惜。

父母真的是孩子自信的上帝,父母可以创造,更可以摧毁孩子的自信。可怕的是,摧毁或是破坏常常是在不经意、无意识间造成的。

外表跟自信真的没什么绝对的关系,许多外表美好的人,包括好莱坞明星都可能内心没有自信;自信跟学历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学历低固然可能让许多人自卑,但是,许多高学历的人也可能自信低落。许多家世很好的人也不见得比出身贫困的人更有自信。自信,看来像是个谜。

按照我个人的经验,真正内在的自信首先来自于父母。教育学家也认为这是最为初始的自信来源,自信基础深厚的人,即使在人生中遇到打击,还是像银行账户中总是有存款一样,怀着基本的安全信念。反之,如果没有从父母处得到足够的自信存款,更糟的是一开始就是负债,那么,后天非常努力培养的自信,也常常像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一样,不堪一击。

父母真的是孩子自信的上帝,父母可以创造,更可以摧毁孩子的自信。可怕的是,摧毁或是破坏常常是在不经意、无意识间造成的。在正常的亲子关系中,父母并不十分在意培养孩子的自信,他们并没有打击孩子自信的动机与意图。却往往在无意间造成伤害,这常令人人为之惋惜。



◆书名:《成就孩子:给孩子一个高情商》
◆作者:陈真 赵卜成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爱,最有自信的孩子,也有可能粗暴的语言下被打击,被丢入深渊,立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从小就长得瘦长,像根竹竿似的很不讨喜。有一次我们全家出门,在街上遇到一位我父亲的老同学,他看到我就问念几年级啦?听说我才念四年级,他扯开嗓门就开起玩笑:“长这么高才念四年级,这肯定是个留级生。”那时候的大人常常要拿人的外表来开玩笑。班主任也说过:“长这么高,连这个也不会?”这些看似平淡的语言,对于信心薄弱的我,却产生了长久的阴影。我一直嫌自己长得太高,所以经常驼着背,巴不得让人看着矮一些。

由于母亲健康不佳,我常常在厨房帮忙,帮的忙越多,挨的骂也越多。总是拿不对碗盘,或是手脚不够麻利,如果洗碗打破碗碟,那当然挨骂挨得更惨烈。母亲喜欢机灵的小孩,我却是忠厚老实,既不伶牙俐齿,更不可爱讨喜。总之,我是个笨手笨脚、傻长个头儿的笨拙女孩,干什么也不成,也干不好。

理性上,我知道自己是父母唯一的掌上明珠,理应自信满满,可事实是我感觉自己根本不确定是否能让父母满意,我总在问自己到底是以为我为荣,还是觉得我丢了他们的脸。

妈妈老嫌我笨拙,爸爸又常出差在外,家中再无他人,觉得自己没有人喜欢,应该算是我当时的想法吧!

虽然长大后我的表现不差,母亲也早就改变了说法,觉得我还是挺能干的,但是,小时候母亲的评价,始终是我对自己的刻板印象,必须加以理性化,才能转变。骨子里,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并且再也无法从烹饪中获得任何乐趣。

由于独生子女获得的是父母100%的注意力,因此,父母的评价也占有100%的影响力。这一点,不容父母忽视!

报载一个18岁的青年偷了别人的东西想换钱玩网游,又良心过意不去,竟然在失主家门口留了一张纸条:“对不起,我是坏人……祝你天天开心!”被捕后,记者问了他几个问题,发现他沉迷网游所以缺钱,他说他也很想戒掉网瘾,可是父母总拿他和别人比,而他总是比不过,心里感觉很挫败。只有在网游里,他才是顶级的,再说网罗里,还能交到很多朋友。孩子的幼小心灵真的非常脆弱!

千万不要低估了父母对孩子评价的力量!负面评价的杀伤力固然强大,好消息是,正面评价一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终身受用的最佳礼物,而且,不费分文。这也正是下一节我们要探讨的主题。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

9 谁是幕后黑手



◆书名:《大时代(第一季):血色交割单》
◆作者:仇晓慧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原本还在账面上浮赢12亿元的海元证券,怎么瞬间就亏损高达5亿元了呢?

难道真的像很多江湖人士所言,父亲可能受到了政府方面的驱使,故意让市场化的汇星放弃了并购机会。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自杀呢?索性就受人恩惠,很多官方的资本掮客不都远走高飞,去海外逍遥了吗?

若父亲真与政府联合,那从最后9分钟的废除决定,完全可以看出,政府与父亲站在对立面。也就是说,父亲绝对不是政府的帮佣,这只是父亲死后,别人给他加上的罪名。而且,袁得鱼死也不会相信市场化的父亲会选择这条道路。

到底谁才是背后的元凶?父亲为什么要临时改变主意,到唾弃的那两个人究竟是谁?既然没有损失资金,最坏也就是锒铛入狱,父亲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条不归路?

袁得鱼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平静地去回忆这些事情。然而,每每拼接起记忆中的所有过程,他都觉得现实是如此残破不堪,胸口感觉到阵阵窒息。

袁得鱼有种强烈的感觉,或许,从唾弃出来,父亲就已经认定,前方是一条不归路了。

袁得鱼想起,有一天,跟爸爸在铁轨散步,当时,爸爸出神地看着延伸的铁轨,嘴里飘出一句:“每辆火车都装满了罪恶的货物。”

袁得鱼当时听爸爸说完这句话,眼前仿佛出现了一辆破旧不堪的火车,冒着滚滚黑烟,袁得鱼凭直觉意识到这张交割单无比重要。他又将交割单折好,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

1995年6月9日,袁得鱼发誓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葬礼上扭曲的喻。

这天一早,袁得鱼像往常一样,走出巨鹿路别墅,一道日光正好照在他尚充满稚气的脸

上。他用手轻轻遮挡了一下,在手指的夹缝中,有一个巨大的橙色太阳。他钻入一辆守候在门前的黑色加长型林肯,这是父亲平日最爱心爱的座驾。车窗不知什么时候贴上了深茶色的玻璃膜,一坐进去光线就暗了下来。

车子缓缓前行,袁得鱼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今天是他爸爸袁观潮的葬礼,他比以往任何一天都显得平静。上一次失去至亲的切肤之痛,恍若就在昨日。袁得鱼记得那次他哭得暗无天日,他抓着病床上母亲冰冷的手,一路随着病床跑着,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推进了阴暗的太平间,记忆中还残留着空气中甲醛的味道。

车子开进了龙华殡仪馆,继续前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路尽头的大厅,从殡仪馆大门到尽头,不过50米的距离,但在今天仿佛无比漫长。一个戴着黑孝的行人的声音飘进车来:“袁家是谁?那么大的排场。”

车子抵达尽头大厅,这是一个恢宏的送别大厅,大门前还有一个空旷的广场。袁得鱼一下车,就惊讶于眼前震撼的景象几十个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在大厅两侧,像诺曼底登陆时黑压压的中盟军团。他们不言不语,却制造出难以言状的肃穆的逼人气势,靠近他们,就仿佛被扔进了一个战后还未打扫的战场,沉浸于证券历史上无以复加的集体伤痛。

袁得鱼认识他们,他们都是父亲在海元证券的旧部。这三天,他们一直陪在父亲身边,自发地成立了丧葬委员会。这番场景,这些熟识的面孔,与过往的一幅场景是如此相似,只是

早已物是人非。袁得鱼记得,差不多就在半年多前,同样还是这些面孔,出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厅。

那是上海滩金融界一场欢庆的盛典,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海元证券创立五周年纪念仪式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所有人脸上都写着“狂欢”,他们都虔诚地期待去开创一个神奇而伟大的时代。那一天,政府官员们一亮相,上海滩不少知名的作家也亲临会场,他们之前一同为海元证券歌功颂德,推出了一本书,叫做《海元大业》,不少人现场题词。有个海派学者洋洋洒洒地大笔一挥,“海元帝国,千秋万代”……盛典里最风光的人物莫过于袁观潮,他站在人群中间,就像是站在全世界的中心,欣喜地回敬着前来敬酒的宾客,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满面红光,意气风发。

“股神!股神!股神!”人们振臂欢呼,狂欢声仿佛还近在耳边。一个幽怨的哭泣声将袁得鱼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旧部们都记得,袁观潮一心想把海元打造成金融帝国。而只要是当年身处金融圈的人,谁都忘不了海元的鼎盛时光。他们纷纷议论着一“海元的招股说明书,可是业内的范本。当年,1/3的招股说明书都是出自海元。”“全国当时有上千个营业部,海元证券的经纪业务占到全国的70%,现在的老大连10%都没到。”

“当年做债券业务就可以做到一年赢利一两个亿。”“坐庄的人都打着海元的旗号,很多都是冒名顶替的。”海元旧部回忆起这些往事,内心多少有些自豪。

海元证券仿佛是资本市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恰如其分地印证了一个词——唯我独尊。第二名的券商不管是经纪规模还是赢利能力,都无法与之相比。

